

壽親養老新書

朝記書莊印行

唐駢署



壽親養老新書卷之四

敬直老人鄒
鉉編次

玉 脣 黃應紫點校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聯篇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目之心之而興起者

文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湯藥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按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寒襖疾痛疴瘻而敬抑搔之怡悅也疴瘻也抑搔也乃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隨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萃授巾槃承盥水者問所欲而敬進之所欲如下文柔色以溫之溫籍承

尊者必和

館酏

粥也

稠者爲酏

酒醴

厚者爲酒

芼羹魚肉爲羹

芼之以菜

菽麥

也

四者

董荳

粉榆兔

蕷滌

澣以滑之

也

味皆甘

董與荳相類

粉與榆相類

四

者

性皆滑也

數

脂膏

以膏之

角曰膏

二者皆肥而澤

父母舅姑必

嘗之而后退

尊長舉箸

子婦乃各退就食

溫公曰藥物乃關身之

若有誤卽其禍

不測晨羞俗謂點心

易曰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

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

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縱

巾以拭手

尊者必和

館酏

粥也

稠者爲酏

酒醴

厚者爲酒

芼羹魚肉爲羹

芼之以菜

菽麥

也

四者

董荳

粉榆兔

蕷滌

澣以滑之

也

味皆甘

董與荳相類

粉與榆相類

四

者

性皆滑也

數

脂膏

以膏之

角曰膏

二者皆肥而澤

父母舅姑必

嘗之而后退

尊長舉箸

子婦乃各退就食

溫公曰藥物乃關身之

若有誤卽其禍

不測晨羞俗謂點心

易曰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

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

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縱

新者曰免乾者曰蕷滌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澣

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合精潔劉氏曰問其意之所欲其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食親喜而不厭也孝子之事其親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定安其牀衽也
省問其安否如

何溫公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卽禮之昏定也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著五色斑爛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僵因臥地而嬰兒啼或弄鷄於親側欲親之喜身老壽而雙親具慶亘古今鮮儼者也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以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人之孝行甚則類也

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

尙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
亦小坐著膝前於時奏眞人東行兩家父子會聚之樂至矣哉陳
字仲弓爲太長荀淑舉方正補朗陵侯相紀字元方寔長子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諶字季方淑有八子儉緗靖潔汪爽肅專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于時德星曰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懿範道廣心平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愛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犧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悞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

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髡髦兩雜亦置膝前源深本固莫出匪賢崇臺回極于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問炊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具竊聽炊忘著筭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俱成糜自可何必飯邪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觀其親之喜溫則其子之爲人可知矣

悅字長豫導長子恬字敬豫導次子丞相導也

王羲之牽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羲之生七子

義之又有長凝之字子直第二子徽之字子猷
最幼子獻之字子敬孫禎之徽之

後周李遷哲除真州刺史其本州也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忌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四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樂未得如遷哲之子孫衆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此亦可以爲盛也子儀中書令二十
四考壽八十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日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

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

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公綽公權公諒兄弟三人公器公度其從兄弟也公綽一子四孫子

仲郢孫璞珪璧玭公權字誠懸子仲憲孫玭字直清

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體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肅容束帶三爲大鎮廡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可法也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

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得以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

南昆弟唐世系傳陵第二房崔頌八子世比荀氏八龍琯字從律爲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穢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

食穀飲曾孫婦乳須

見南史梁傳蕭印

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同心竭力以致其養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

不獲卽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字兒童不爲嬉獻寡言笑莊毅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尙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先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中進士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

爲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精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孝處士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俟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邪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或反致虛弱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祖光祿父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祖祿訥字士言能清言溫嶠薦爲光大夫王父字叔元爲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侍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公著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

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母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吳顧愷每得父書常掃洒几案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
閱畢再拜得父之書猶拜跪而讀受父之命其敬佩而行當何
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
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
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不能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二公以事親爲重以仕進爲輕可法也

王逢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尙爾爲吏負焉遐路嗷嗷晨
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素惟秋之氣慘慘感人日興愁思
側睇江濱憶爲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
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包黃膚之栗青芊連區烏椑五

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鏤丹而成質青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蛹
淹鹹模櫬漬蜜膳羞則有鳩鵲野鴈澤鳧鳴鶉清江之膏蠅寒水
之鮮鱗冒以紫薑雜以茭首觴浮萸菊俎薦菁韭坐溪山之松篁
掃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對
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
明之褊心恥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無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
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
羊酤酪俟伏臘之資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
夫人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
車結軌或宴於林或楔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

或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撓

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仕宦而志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黃山谷手書云王欲稚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
矣尙閱貴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邸壁間云鴈外無書爲客久蛩
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余訪稚川於
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
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屢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
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旣得官都下有所盼忘
歸余戲作林夫人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
湘耳歌乃湖南也歌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

